

文字會寶

二

風賦 對楚王問 神女賦 舞賦
酒味色論 報燕王書 獻秦昭王書
再謂秦王 遺燕將書 幸臣論 說難書
弋鴈說項王書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05
2



ADULT BOOKS IN K 1001

010190609010

風賦



一松文庫



風陰德匹
石然一本

楚襄王遊于蘭臺之台宋玉累
差侍君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
而荀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而與庶人
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
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之氣清暢而至不擇貴賤為下
而加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
況乎宋玉對曰臣聞于涉枳句來
翠華與穴耳凡有而托者然則風
珠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
曰夫風生于地起于清瀨之末伯

1708-2

洛韶谷成怒于土囊之口孫大
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飄忽溷濤激
颯慄然聒々雷聲迴穴錯途壓足
石伐木梢森林莽至其將舞也波
震披離衝孔勒捷眴浹翠綉雜敷
轉移故瓦清涼離風曳飄柔林降

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那華葉而
抱柔紈細于桂栢之眉翻翔于激
水之上好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
季海忍柔刺葉被柿楊回六涉
陵蕭條之氣芳然後徜徉中庭此
上玉堂躡于羅帟經于洞房乃

得而大王之風在焉風中人狀直惜
悽惻慄清涼增歎清冷愈病朽
醒友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
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去歷
人之風豈少乎宋玉對曰去歷
人之風煽然起于窮巷之罅堀堀揚

蒼勃鬱以頓寬，衝孔讓門，勒沙垣吹
死灰，驟溷濁，揚腐，貯邪，為入，獲瓦，滴玉
于室，慮故，在風中，人狀，直愾，溷鬱，於邑
臥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層如
眩，乃同，為賤，噎齧，齧殺，死生，石亦，以康
人之，摧風也。長沙，沈風，翠去。



對楚王曰



楚襄王曰於宋玉曰先生其
者送行與何士民京塵不
之去也宋玉對曰唯然者之
江天玉寬生罪使乃幸一生

解客者引於野中者臣娘曰
下里巴人國中者而和者數
千人至為陽和燕霧國中者
而和者數百人至為陽表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

引之為刻羽聲以法徽國中者
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臣曲
陳高其和陳重叔者者風
而和者解風皇也擊九千里
能雲霓負者者之云飛浮雲

翩翩乎者冥之也夫法羅之
鷓鴣豈法与之料天地之高
鯢魚新友崑崙之墟燕鶻
於碣石蒼梧於西滌夫入澤
之鯢豈法之也量江海之大

兼執此獨為者風而魚者
鯢也士之者之夫聖人瑰
琦以知結獨愛也俗之民
又安知士之何為兼

為阮清謹書



錢塘顧文鏞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眇眇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予不樂悵尔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

曰伏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
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
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
將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須臾之間美顏橫生燦乎如花温乎如瑩
五色並馳不可殫形祥而眎之奪人目精
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目紗縵
照萬方振繡衣被桂裳穠不短纖方長步

裔、予曜殿堂忽予改容婉若游龍乘雲
翔嬈被服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
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之盛矣試
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夫何神女之姣麗
予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予若翡
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鄠袂
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
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

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疎恩希
不可盡暢它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
何可極言顏豐盈以莊姝子苞溫潤之玉
顏眸子炯其精朗子瞭多美而可觀眉聰
娟以蛾之子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
實子志解泰而體閒既婉孌於幽靜子又
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子翼放從而
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子拂墀聲之珊、望

余帷而延視子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
正衽子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嫵子
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子志未可
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子若將來而復旋
褰余幃而請御子願盡心之憐、懷貞亮
之潔清子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詞而云對
子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徃子心凱
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子魂莞、以無

端含然諾其不分子喟揚音而哀歎穎薄
怒以自持予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
鳴玉鸞整衣服歛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
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
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畧微矐精彩相授志
態橫出不可勝記意態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詞不及究顛假須臾神女稱遽細
腸傷氣顛倒失據聞然而冥忽不知處情

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繡水陳萬言書



會稽神女曰

宋玉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
 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
 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
 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宮
 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

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
有乃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
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嫵妙
以妖冶紅顏燁其揚華眉
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
波珠翠平灼燦而照曜兮華

鞋飛鬢而雜織羅顧形影
自整粧順微風揮袖芳勒
朱唇行清揚而抗音高歌
為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
若仰若來若往雍々惆悵
不可為象羅衣愔風長袖

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併
綽約閒靡棧迓體輕合場過
進案次而俟埒簇角妙夸
窈乃理軼態橫去瑰姿瀟起
迴身還入迫于急苒行形赴
意灌以擢折纖軟蛾飛續

焮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
蛇遷延微咲迅復次列觀
者稱惡莫不怡悅

長洲張世偉書



魯共公酒味色論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
舉觴魯君乃避席擇言曰昔者帝
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
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
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
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其國者楚莊王登強臺而南
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枋穉其梟忘死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
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秋之酒
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
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
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國之主君
與此四者可無戒與

豫章嚴堯日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

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倣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窮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

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准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

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
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於汶篁自五伯已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于志
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
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
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
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衆之強國收

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
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
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
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
鵠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同量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
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婁水王瑞啟書



范雎獻秦昭王書

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
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高
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
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
利而益行其道若將弗行則以留臣無為

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眩
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施於有罪今臣之胸不
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
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
砥厄宋有結綠梁為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

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年之所弃
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國家者取之于
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
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
病人之死生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
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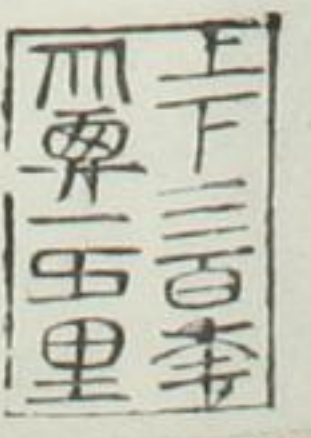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
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
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
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鑕

陳五昌書



范睢再謂秦王

六聞恒思有神燕與恒思有恒少年請與燕博



曰我勝燕、藉我神之日不勝燕因我乃左手為
燕投右手自為投勝燕、藉其神之日燕注水
之遂弗歸五百而燕枯七日向燕亡今國者王
之棄勢奪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王未嘗

聞指大於臂之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
勢衆而趨不出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勢衆也
大冢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
之用之不稱衆為衆則之稱衆為衆國必裂矣
臣聞之木實繁在枝必披枝之披必傷其心都
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也

以上王尉內史及王左右者死相國之人去乎國
兵爭則亡國有事臣必見王招之於庭也臣竊
為王恐之而世之沒有國者死王子孫也臣聞
古之善為政者其死也內括其輔外布之以治不
死不遂死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也太后死者
分裂諸侯之符布天下掃大國之勢強湯武伐

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入太后
之宮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
之道必從此起之矣弱國以自安然則之何得
從王出權何得每分是王果變之分之也

華亭馮大受咸甫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
死而滅名忠臣不危身而後君今公行
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
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
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之不以
從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

公詳計而無與伍同且楚攻齊之南陽
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正南
陽之害小不如得滄北之利大故定計
審秦之令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衝秦
之勢成楚之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
定濟以計稍且為之也且夫高之必決於
聊城之勿再計也楚魏交退于多而燕
救不亟以全齊之兵無天之心況與聊城

共援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且燕國大敵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
以千萬之衆已拚於敵以萬乘之國被困
于趙壤削之困為天下傑嘆國敝而禍多
民望所歸心合公又以敵聊之平距全齊
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敵
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于天下雖然為
公計者不如多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

歸燕在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文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
輔孤主以制群臣之養百姓以資設士錫
國更佐功名可立也三意亦謂在棄世東
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之稱
孤與為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
實也欲公詳計而審象一焉且吾聞之規
小節古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

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
公子糾不能死死於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
三行者世主不能臣而鄉里不通鄉使
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
名不免為辱人賤也且減獲且羞與之
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
之中而死天下之不潔不恥不死子糾
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重三行之過

而為五霸首名為天下而光燭隣國志
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
曹子計不及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身之
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帥之
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不與諸侯
曹子以一劍之任技桓公之心于壇坫之
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
而沒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
也以為教身忘躬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古感念之想立終身之名棄念
情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李玄暉



莊辛幸臣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

左扶彈右捭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游
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墮于公子之手夫黃雀
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治俯嚼鱸鯉
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容盧治其矰繳
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鬪磻引維繳抗清風而耘矣故
畫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
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
波之魚尤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

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
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
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攘矣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
已乎龜塞之外

海虞巖樾錄



說難書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
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
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
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
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

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
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
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
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
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
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為已也

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
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
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
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
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
其所不能為心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
危故与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

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

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無以
其難褫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自智其計則無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
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
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
里奚為虜此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
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如此其汙
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
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
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
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
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
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
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
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
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
不可不察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
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剛彌子母病人間

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
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剛罪異日與
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
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
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
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
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

有憎予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踈故諫說
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
幾矣

澹真居士宋楚望書



楚人說頃襄王說

小臣之好射騏廌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為
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
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
故秦魏燕趙者騏廌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
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
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
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

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
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
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
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
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
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
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一 磬新繳射喙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
射東莒夕發淇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
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
北達於燕三國布隘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
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
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

則秦魏之勇力屈矣。焚之故地，漢中析郿，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澹新繳，涉郿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錢塘包雲翼書



